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

餘姚　黃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中三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何瑭字粹夫號柏齋懐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為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為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為人索其遺

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
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
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
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為
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
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
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
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堂不就家居

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為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畧則所

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為陽明而發也葢力主在心為知覺在物為理之說固無足恠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為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為無以形為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為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儒學管見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為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為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葢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

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為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

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為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

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禀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葢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内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

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　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為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乎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已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

人而不為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由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語録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

說之最可惡者　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正若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　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

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廼若有得惜諸佛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啟爭端也藏之中心葢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已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廼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已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

失益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敘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静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藴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章　天為陽地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後無形也水陰之陽也

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為風地變而為山火變而為雷水變而為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盖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為火之精月為水之精日近則為溫為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為涼為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為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為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為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

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為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為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為寒寒甚則氷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為靜也昭昭矣四章

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為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葢

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五章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為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

化之蘊此特末之察耳葢人知水之為水而不知寒凉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為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天章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為動地專為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為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

之動然其本體之静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為陽地為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為天坤陰物也其象為地兹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甞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甞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黙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　或曰周子之太極

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悮乎葢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為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九章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

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為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十章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即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為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為神陰為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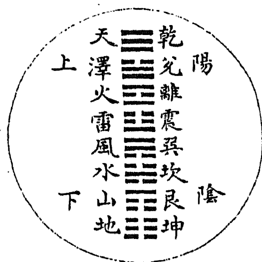
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為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

牽强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廼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謂山為地

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葢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兊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兊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為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兊為巽以巽為兊則陰陽之分尤為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竪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葢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

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説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葢為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

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

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為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一章

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為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為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為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

天動而無形風亦

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為陰所滞也高山之顛風猛葢去陰稍遠不大為所滞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葢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為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為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為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為澤葢停水與流水無異而水之化為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

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

益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　世

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

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

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為

火所煅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

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為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

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　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

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即悟朱註上天之載葢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分為陰陽則陽為天火依舊為神陰為地水依舊為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為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為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

盖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 五章

横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虚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横渠之所知也盈虚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為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 六章

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虚無形而生

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為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

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為之哉葢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葢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神矣八章

陰陽管見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為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柏齋謂神為陽形為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為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為敎之柏

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
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為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
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為陽
為火濕者常潤静為隂為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
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隂陽不
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
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
道也今執事以神為陽以形為隂皆出自釋氏仙佛之

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為陽以形為陰愚以為異端之見矣　道體兼有無陰為形陽為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甞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

論真性與運動之性為二及以風火為形耳隂陽管見中畧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横渠其文亦相似　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為始故曰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為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

出於横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横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虚其㫖本虚無也非愚以元氣為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　日陽精葢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為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　陰陽即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

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為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為星為陽餘柏齋謂雲為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為純陰矣愚則為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為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為氣地陰為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

不能直遂益為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益神即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盪動盪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為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鄰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

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即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即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即盛者恒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葢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説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

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虚虚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强而為之者柏齋謂陽為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葢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况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即

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溫為火熱之漸金涼為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為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為水之本體流動為天火之化也誤矣　柏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令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

即為消滅乎安然而來抑俟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惱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敝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為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為之嘯逆不

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强配以為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為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為水之本體流動為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説夫水之始化也氷乎水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為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氷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内故有氣能動氷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氷謂流動為天火之化得

乎哉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為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為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

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為雲灑水為雨摇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為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葢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慎言此條

乃為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稍齊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為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為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為者人不能為人所能為者天亦不能

為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為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為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

有應不應此皆為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為雲灑水為雨揺扇起風放砲起雷為人神氣所為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

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
亦嘗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
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
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
即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
以人為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為也愚豈如是乎
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
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

為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為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為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為人役使亦不能為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魑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

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為鬼神無知覺作為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為誰主之哉葢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葢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為謂鬼神亦有知覺作為謂鬼神無知覺作為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為善為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為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窅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

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之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究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為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為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為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為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昔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

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為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即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甞辯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為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

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為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為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為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

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為衍其餘說曰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為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為物也

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䰟為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説出於横渠不足為據葢横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横渠力辨其失及自為説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

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横渠特未精耳　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説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為神為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

子豈不有子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為神逐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反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横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為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

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為柏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説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　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

後生愚則以為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為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為造化本體愚竊以為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

生二五横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横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為至老子周子次之横渠為下葢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横渠不知豈不究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為主誠以為無矣與柏齋以神為無同義與横渠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絶

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横渠為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為空為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為神為生為明靈跡則為形為死為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為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

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為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為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盍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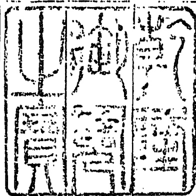
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　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

摇而得非虛寂空㝠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為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惱既差難與論其餘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　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為後坤發育羣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

為萬物各有禀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為已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强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

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

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為無形為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强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為俟諸後聖必能辯之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明儒學案卷五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中四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徳戊辰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陜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

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為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名為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先生主張横渠之論理氣以為氣外無性

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葢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即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禀雖有清濁强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强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强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

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為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為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

亦只誤認理為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稚述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為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為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

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

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　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藴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觀天除却四時百物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　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

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　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為道之本　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為聖人又何用強為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

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　聖賢之所以為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為有知不足為知之至别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内外相須之自然也　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

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為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别出德性之知以為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為不足而不至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　博麄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

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為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　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强成孟子性善之説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為明盡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

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　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為魄氣之靈為魂有體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　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

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　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始　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

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　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為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為異端害道甚矣　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

小子以靜為性真動為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　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　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為五是五常皆性為之也若曰性即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為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　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

道自道氣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羣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　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

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即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尚能存

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即逐於人欲是内外心迹不相合一矣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已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

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為真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為二誤後世之學甚矣慎言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

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柢也有形者道之顯也　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為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不可乎　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

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横渠理氣辨張子曰太虚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虚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横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為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

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為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為仁出於心之宜為義出於心之敬為禮出於心之知為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為之而後成也茍無人

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縁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為有無即佛氏所謂四大之外别有真性矣豈非謬幽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吉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

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吁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為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

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性辨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内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

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為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

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為善畔於此則為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荅薛君采論性書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强同者故别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為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為元氣之上無物有

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為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静而為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禀而言耳其推本

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葢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為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為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為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强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

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為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禀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為氣性自為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

也程子以性為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證性理之不可以為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為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為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明儒學案卷五十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中五

文裕黄泰泉先生佐

黄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為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

右侍郎謚文裕先生以博約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彛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葢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即以此為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

尚拘牽於舊論耳羲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黄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潸然

論學書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

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為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為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為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　復林見素書

昨承教中和之説謂陽明傳習録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有不善若無未

發之中則人皆可為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既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

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執事謂其與佛老汩没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事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説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汩没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為德中不啻足矣

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為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内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恒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為靜

而存養慎獨為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為此乃黙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為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為德合内外之道即易所謂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

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即是已發惟内視返觀則性如皎日

有過即知是謂明德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即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已而已若嘵嘵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徐養齋書

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藴積之葉也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則

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誦法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麤而實切荀謂眞儒不是康成而顧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荀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闢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

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矧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益去聖日遠而内聖外王之學老莊頗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談經為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藴者也佐嘗

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想此三種靜觀隨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修後修之等有二十五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與崔垣野書 所示卓小仙事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則鬼道衰亦理也辯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甌東來言曾

會小仙述其形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為物鬼耳暫時為人忽又化去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向務為崇飾則建祠祀之遂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九鯉湖祈夢所得吉凶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公昔守廣德覿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葢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周公所謂鬼神

即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葢沒為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為人鬼而已也易象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為物旣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為變矣變則滯

而不化出為妖怪如伯有為厲是已故子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强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况伯有乎僧道之為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既與神鬼示之禮矣末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地示物鬽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躔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主日及四望其

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於下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名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日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為類地示物鬼以夏日至致之應陰氣也物鬼則百物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示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為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

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為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姚秦時五方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

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娑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即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普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為夸大無從而猶其居又與道家異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戸尊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

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媿淺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

與鄭柳齋書

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

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當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

後矣是判理氣而為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為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為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

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即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為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即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

輝即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槩論之誤矣與林北泉士元書

試共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

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槩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葢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

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卽謂之道矣葢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離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卽謂之器矣葢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麄於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中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任用書

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葢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賔興自一年離經

辨志追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末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盡觀於植乎溉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羸䵷其檻䥶絡其絲麻日滋歲懋用足而施普矣不

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

與張蒙溪書

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盍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為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時隨處無入而

不自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内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録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顔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興焉皐䕫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即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敘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皐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即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和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

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唱之先生令彬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為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為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茍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癖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

所言顏子心齋爲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魯論之書又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葢聖賢修習必反觀内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

先生蓋讀書深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即書誠者聖人之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即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

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葢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旣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濬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濬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則不入於北而

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真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為圖又為之説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燕泉書

指摘傳習録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

有孝親忠君之心即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即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既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言其格物傳即物而窮其理即是我心即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

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即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録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為求之於内是以已性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内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

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躐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

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温凊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温凊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親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令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有為不孝

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
截遂以知為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
妙論以助其空疎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
為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為何如也執事所
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為
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
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
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

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岐而二之哉既以親親即為仁民又以良知即為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為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答汪方塘思書

講學之徒惟主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葢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僇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

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為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傚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既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即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爍爍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賓巖鏜書

論說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

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為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為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内而後為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為道故孟子又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甞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葢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為木而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榦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何哉葢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已欲立

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已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頽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已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為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大無小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於川無小

無大如躍如鳶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顔子之學體在為仁用在為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

理曰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麃是蕘少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此之謂也仁根於天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

說

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禀受自然明覺莫之為而為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周禮曰則以

觀德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聰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牖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

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能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

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温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為外非合内外之道黄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説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説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滙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荆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别矣荆棘

必剪猶惡之當遽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為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憂懼無節於內胡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為身之本明於無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為而偏乎必使身能為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

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

論

道也者無有精麄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

日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葢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韓嬰曰匹夫匹婦會於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辟邪侈將靡不為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慎

獨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豈非顧諟之功邪欲既過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往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渟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

容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爍然時出者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渾然真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其至矣愼獨論

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為有性氣之分者一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由矣求由之性則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則近淵騫矣淵騫之性則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於舜禹則為舜禹之徒矣

習於盜蹠則為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瞍伯鯀為父而有舜禹習乎善而不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為兄而有盜蹠習乎惡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人惟習於利欲旦晝之氣梏其性而亡之為放辟邪侈之事在罟擭陷穽之中曽莫之覺也嚮晦宴息至於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焉良心復萌所謂繼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哉孔孟之後周人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為性惡其善者偽也則又甚於

世碩矣其論性惡累數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荅之詞以為証其出於堯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爵祿榮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性習說

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飲食經曲禮節其即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

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徃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

善言不為已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即在源中日月容光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即在大本之中堯明即在欽中舜哲即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凝道說

理一而分殊統之在道者也夫子賛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即氣也氣之有條不可離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

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温凉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彛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

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為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葢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為太極二氣分判名為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為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

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曰
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
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
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
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地順承之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
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覺悟為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衹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

原理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即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恒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

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為動静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為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

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為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為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絶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粲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臯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之

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禮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為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為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之

以為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贊易也惟乾復言仁葢復之初反對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既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辯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

由己其惟獨乎慎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顔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為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顔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為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内方外也合内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

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　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為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傳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𥁞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為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葢遜
其志敏於學則道日積茍不勉强學問以為道則非吾
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
罔覺葢教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茍執圓明覺悟
以為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
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日繁仲尼删述六經
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為其多聞也為其賢
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

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雖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為功有苗效伯鯀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為賢而況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清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惑於異端違離道本而畔

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故教人一則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為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以禮文為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蕩者為之則欲絶去禮

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興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其為我也有類於不敢為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其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為宗

也司馬遷引墨識儒崇黄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次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攝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其所擴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烏能有為致此哉况六經藉孔子删述要而不繁漢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

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黄老大行於漢矣佛雖興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哉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偽而矜言妄而誕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嗟乎傳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斆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廢者也後世學尚超異凡經傳皆以為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

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予詳說而贅為之辭

原學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